

程舍予先生和常州民盟书画会

李业文口述 黄勇整理 程明珠供图

程舍予先生与我同属民盟盟员,长久以来,他的国画造诣和名士风范,使我怀揣着深刻的敬意。

2023年1月2日11点,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常州逝世,享年89岁。

程先生是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常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顾问,刘海粟美术馆顾问、常州画院之委会委员、常州书画艺术院原副院长。我与他都眷念着常州民盟书画会那红火火热的岁月,有着人生长河中常忆常新的一幕幕一幅幅难忘的时代印象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常州民盟恢复活动。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费孝通向全盟发出“出主意,想办法,做好事,办实事”的号召,倚傍我市著名诗人、书法家钱小山先生的声望,戴元俊、郑珩、胡一飞、丁楼辰、王日曦、言亢达、金扬、戴德培、周慕谷、周仰谷、娄家骥、杨建伟、蒋寿元等一大批常州文化界人士,接踵而至。在画坛享有“双子星座”雅号的程舍予、赵素吾携领着陆迅、李东波、王军、董伟荣、吴建林、屠可达等一批新秀才俊,也加入了民盟行列,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,盛况空前,在常州民盟文化史上,打开了繁星满天、光彩照人的一页。大家聚集一起,谈论的不仅有参政议政,还有书法、印章,还有国画里的山水、人物、花卉和飞禽走兽,这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送书画下乡、进工厂、进军营、到学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团队——民盟常州市书画会,程舍予当选为首届会长。

艺组织。舍予是名士,自然清楚民盟书画会的属性,舍予又是会长,完全明白会长该做什么。他以身作则,身体力行,模范带领书画工作者为群众服务。他当年身边的种种故事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。有一次,江阴县黄土文化站邀请民盟书画会举行笔会,经协商,预先打印好参加人员名单,谁知出师不利,主角之一赵素吾病了,舍予噙噙冒着冷汗喘着气,直奔西直街四楼赵宅,觅得二幅旧作,笑嘻嘻地上了车。再说一则故事,1999年初,钟楼区荷花池街道办事处为迎新世纪之春,邀请民盟书画会到邮电路社区举办“迎新画展”,社区客气,把参展画家的名字大大小小地印在一张五彩缤纷的迎宾卡上,舍予某高徒见自己名字小了,顿时放下面孔,舍予见状,出自对小辈倾心扶持的考量,也不说话,事后以“出格了”批评该学员。

生活中的舍予,除了诗文书画外,交友、琴棋和球类运动,也是他的爱好。他注重礼数,善于和他人相处,以礼相待,不强加于人,听他人讲话,常以默肯的眼神,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”,他给他人温暖,决不轻易摇头甩手。与气味不相投者,也只是口含一支烟笑笑便是。他很重感情,据我所知,郊区语文老师王瑞麟先生也是程宅的座上客。他俩围着一盘棋,一坐数小时,坐到两腿发麻,也不动一

动。在个人气质里,他不仅有江南文人的含蓄和精致,亦具高远豁达、潇洒浪漫的名士之风。在我眼里,他是一位有着精深博厚文化底蕴,理性又通达,充满乐观和智慧的兄长。

三

1985年5月,常州民盟书画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《民盟首届艺展》,拉开了书画会活动序幕。这以后,书画会每2—3年根据党所需,盟所要、时所需、情所钟,组织会员搞创作,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会。

书画会工作的开展,大体上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。书画会曾两次组团赴省书画之乡南通学习交流,又携领本埠农民企业家二进扬州城举办笔会取经;为迎合乡镇办工业的高潮,先后组织南京、镇江、无锡、苏州等地盟内外逾百位书画工作者莅常笔会,同时,为我书画家开眼界、拓思路、建友情,走出了一条新路。

书画会立足基层,面向社会活动,也相当活跃,仅以1989年为例,举办的美术、书法、篆刻、摄影和集邮讲座、展览以及学习班、培训班等公益活动就有百余场次。再有,程舍予会长和书画会骨干胡一飞、郑珩、戴德培、金扬、史士明、缪法宝、汪柳萍、周慕谷、周仰谷、娄家骥等,在刘海粟美术馆、常州画院美术馆以及钟楼区、天宁区文化馆举办的书法、国

画、篆刻、摄影个人展览,也是书画会在常州文化建设中的一大亮点。在李公朴事迹展览馆,常年陈列收藏有我们书画会20位会员创作捐赠的宣传弘扬先烈事迹和精神的书画作品。在武进澄西烈士陵园序厅,镶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,鎏金而书:“常州民盟书画会程舍予、赵素吾、赵治平、胡一飞、史士明、戴德培、金扬、杨建伟、陆迅、孟向真、朱丹……发扬革命传统,缅怀革命先烈,为本陵义务创作书画36幅,情深意重,功垂千秋,当予倡导,特铭石纪念。”又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缪法宝,见木一厂常有报废的三角板边角料,灵机一动,赴常州聋哑学校指导聋哑学生学木刻,激活了学生兴趣(聘盟市委常委特教高级教师殷桂春做翻译,缪作《中国诗书画初谈》讲座),一时传为佳话。时已年逾八旬、早年毕业于苏州美专的汪柳萍受聘江苏石油化工学院(现常州大学)团委顾问,他把昔日在苏州拙政园写生的菊花图谱,整理成《百菊图》展出。是年,常州市第八中学陈教聚想念书画会的中学美术同仁,想为社会办点事。经市公安局水上分局牵线,联系一位搞运输的船老板,约了汪柳萍、袁焕光、孟向真、朱丹连同陈教聚,在船上搞了别开生面的“水上人家”笔会。写写画画,吃了便饭,也有一点创收。陈教聚把这笔创收买了几套儿童服装,捐赠给了常州市儿童福利院……

路遇“阿Q”

冯秋红

春天里,漫步柯岩鲁镇,沿着石板“老街”走去,毡帽店、越瓷店、豆腐店、锡箔店、古玩店、贡品店、油烛店……整条街上弥漫着一股臭豆腐的味道,又臭又香。眼前突然闪过一条人影,黑色破毡帽、土黄色补丁短衫、拿着旱烟管、留长辫,难道是“阿Q”?

“阿Q!是阿Q呢!”路人兴奋起来。“阿Q”也不怯场,冲着大家表明正身:“老子阿Q”,却见两个衙役冲出来,把“阿Q”押了进去。

“马上升堂了!”大家涌进一旁的“镇公所”,两边两排凳子,供看客歇息观赏。堂内方正腔圆的画外音响起:请欣赏情景剧《阿Q受审》。

三通鼓响过,县太爷上来,未开言先一笑,站一侧对众人拱手:今日我乡民戏耍,供大众伙一乐——原来都是草根演员。

堂上坐定,一句“升堂”念得很有腔调,衙役和声“威武——”

“来呀!把刁民给我带上堂来!”

于此,大家走入鲁迅笔下的《阿Q正传》……

“阿Q”被带上堂来,衣袖擦擦鼻子,偷觑一下四周,慢慢跪下,此时惊堂木响,他吓一跳,惊惧状。

“下跪何人?报上名来!”

“我?我?哎我叫不知道!”

“阿Q”眼睛眨巴着,使劲想也想不起来的样子。

“混账!”

“原来我姓赵,赵太爷不让我姓赵,他说我不配姓赵,打了我两巴掌。”“阿Q”用袖子擦脸上的汗……

衙役让他在一张纸上签名,“阿Q”不认字。人家就让他画圈。他平生第一次握笔,笔怎么握都握不好,想画一个圆圆的圈,但是手一抖,却画成了瓜子模样的。他遗憾得不行。

看那“阿Q”,当真是形神兼备,一抖眉,一眯眼,一张嘴,倒霉欠揍的形象活灵活现。尤其那小眼神,又卑躬闪烁又透着不甘心。

“阿Q画押,就这么糊里糊涂丢掉了脑袋!”有人又恨又怜地大声叹息。

来到街上,正意犹未尽,却见“阿Q”又出现了,跟“吴妈”演了一出戏。

“吴妈”脸粉白粉白,蓝衣花围裙。她拿出一件衣衫给“阿Q”,说是给他做的。

“阿Q”感动得不行,憋了半天,蹦出一句话“吴妈,我要和你困觉”。

“吴妈”一听,惊得手上的箩筐都掉了,呼天抢地,骂“阿Q”不正经,拍打着腿离去了。

“阿Q”愣住了,隔了半晌,他说:“有什么了不起的,我还嫌你脚板子大呢。”

游人道:“对呢,你祖上闹着呢!”

“阿Q”立即接话:“对!有什么了不起的,我们先——比你

阔得多啦!”

大家会心一笑,对于精神胜利法,都心领神会。“阿Q”经常盲目自大,可一碰到实际问题,他又自轻自贱、自欺欺人。挨了打,他说:“我被儿子打了。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!”但转身他又去欺侮比他更弱小的

小尼姑、女佣人等。鲁迅先生的笔真如刀刀一般,解剖出鲜血淋漓的国民性。他笔下的“小人物”,是我们永远的镜子。

以为就此告别“阿Q”了。不料晚上,在仓桥直街孔乙己酒店门口再遇“阿Q”。

这一回,大家兴奋热烈地跟他交流起来。

问他需要把鲁迅最经典的背下来吗?

他张开双手,“几乎全部要记下来的!”

大学毕业吗?“读完高中我不读了。”

眼神怎么练的呢?他送上一波小眼神:“时间长了嘛!”

演多长时间了?“21年!”

原来是演员吗?“不是的!我原来是邮电局投递员。”

问他工资多少?他脸一扭:“你又不是我老婆!”

大家哈哈大笑,说“吴妈”太漂亮。他瞬间戏精上身,骂了一声道,“他们说说我调戏吴妈,我没有啊!吴妈假正经!”

“老子现在有钱了!什么样的美女找不着!”说着还真从口袋里摸出铜板来。

估计鲁迅先生也没有料到,《阿Q正传》创作百年后的今天,“阿Q”会生动地出现在鲁镇上,与游客对话,完美赋能地方文旅吧。这真是一次奇妙的碰撞。一个普通的乡镇邮递员,被一股力量牵引着,走进鲁迅的文学世界,从此,晨昏攻读,沉浸其中,最终与鲁迅笔下的人物灵肉合一,从平凡之中滋养出了不平凡。

被鲁迅的文学所改变的,又何止这一个人?还有这一座城,以及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与学子。“人人都在嘲笑阿Q,我们人人都是阿Q”,这个时而卑躬屈膝、灰头土脸,时而得意洋洋、神气十足,让人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的小人物,击中当下多少人的心灵?引多少人与鲁迅的精神和灵魂对话?文学竟有如此改变一个人、一座城命运的能力,不得不令人感叹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良苦用心。

历史上绍兴本无鲁镇,它是从鲁迅书里走出来的。小镇包容了绍兴的水、桥、酒、石、建筑、民俗、戏曲等诸多文化元素,再现绍兴水乡特有的民俗风情。寂静的角落里,转弯的墙头上,一呼一吸间都是历史风流底蕴,一唱一和全是人间烟火气息。徜徉鲁镇,偶遇“阿Q”“祥林嫂”“孔乙己”或者“鲁四老爷”唠几句家常,确实是独一无二的纪念先生的方式,让今天的我们穿越百年,感悟先生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力量。

风骨江南,绍兴文脉,致敬先生,阅览千年。

傍路的野花

双木

在我看来,花分两种,第一种种植在公园花园,连片盛放,蔚为壮观,那是人工栽培,姿容明媚。另一种零星散落于路边田野,星星点点,为自然生成,且称之为野花。人们往往垂青于花园里的鲜花,对野花不屑一顾,但在我看来,有时野花更加卓尔不群,芬芳自在。

春初的江南故乡,春寒料峭,万物还是枯黄一片,草儿还未萌芽,但在田野边沟壑里,一朵朵的荠菜花已迎风而立。荠菜花大概是极为细小的花之一,但因为枝干纤细挺直,花儿青白绰约,让人垂怜。范镇说:“一林柳色吾无分,看杀庭前荠菜花。”稼轩说: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可见,人们对荠菜花的喜爱。我也不例外,荠菜花是小时候见过的最多的花,无论在晴朗的春日午后,还是在春雨潇潇的黄昏;无论是在田野深处,还是在房前屋后,我都能看到荠菜纤细秀丽的身影。荠菜花自然洒脱,不争春时,不畏春寒,你开我谢,以柔弱的身姿唤醒着春天,告诉我们春天的消息。看着那洁白细小的花瓣,怎能不让人怜惜呢?

上班开车必须走乡村公路,公路两旁野草丛里常见从丛的菜花开放。有的菜花是单独一株,卓然挺立;有的几株簇拥在一起,在我看来,花分两种,第一种种植在公园花园,连片盛放,蔚为壮观,那是人工栽培,姿容明媚。另一种零星散落于路边田野,星星点点,为自然生成,且称之为野花。人们往往垂青于花园里的鲜花,对野花不屑一顾,但在我看来,有时野花更加卓尔不群,芬芳自在。

春初的江南故乡,春寒料峭,万物还是枯黄一片,草儿还未萌芽,但在田野边沟壑里,一朵朵的荠菜花已迎风而立。荠菜花大概是极为细小的花之一,但因为枝干纤细挺直,花儿青白绰约,让人垂怜。范镇说:“一林柳色吾无分,看杀庭前荠菜花。”稼轩说: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可见,人们对荠菜花的喜爱。我也不例外,荠菜花是小时候见过的最多的花,无论在晴朗的春日午后,还是在春雨潇潇的黄昏;无论是在田野深处,还是在房前屋后,我都能看到荠菜纤细秀丽的身影。荠菜花自然洒脱,不争春时,不畏春寒,你开我谢,以柔弱的身姿唤醒着春天,告诉我们春天的消息。看着那洁白细小的花瓣,怎能不让人怜惜呢?

上班开车必须走乡村公路,公路两旁野草丛里常见从丛的菜花开放。有的菜花是单独一株,卓然挺立;有的几株簇拥在一起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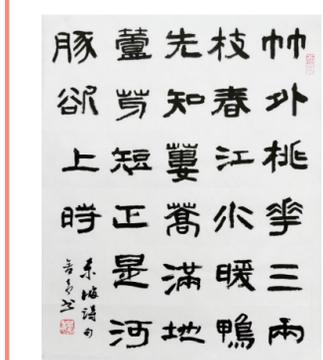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看来,花分两种,第一种种植在公园花园,连片盛放,蔚为壮观,那是人工栽培,姿容明媚。另一种零星散落于路边田野,星星点点,为自然生成,且称之为野花。人们往往垂青于花园里的鲜花,对野花不屑一顾,但在我看来,有时野花更加卓尔不群,芬芳自在。



大寿



杨柳岸晓风残月



东坡诗



蜀中青城山有此意境

难忘东北雪文化

张国康

第二天,从长春出发去长白山下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,一路上看到积满厚厚白雪的辽阔大地和山丘,覆盖坚硬冰面的江河,满山遍野的白桦林,东北人家特有的木屋,还看到了林业工人把从深山里拉出来的原木,整齐地堆放在路边。我在心里欢呼:东北的冰雪世界啊,我又来了。

我们是下午去的,没有看到雾凇,雾凇的形成要有一定的气候条件,一般是在深夜气温最低时,河水流动产生水汽,水汽上升到河两边的树上,因低温结霜形成白茫茫的雾凇。到太阳升起温度渐升,晶莹的冰霜就融化了。我们在河里漂流,溅上来的水珠,顿时成冰粒,可以想见有多么寒冷。

第二天一早我们专门去那里看雾凇,着实壮观美丽。

冰和雪是东北冬天风景的主旋律。在雪绒花主题园内,冰瀑布晶莹剔透,各种冰雕栩栩如生,东北人把冰文化做到了极致。中国雪乡的雪,真是巧夺天工,自然飘落在山沟里,把一个小乡村装扮得粉妆玉砌。屋上厚厚的雪,手能触及,但谁也不舍得把雪抓下。这一次,我在雪屋屋檐下挂上红灯笼,在雪巷子里配上彩灯条。白天一片白茫茫,晚上红与白交相辉映,宛如仙境。雪乡的晚上,东北大秧歌表演,是地道的东北风情,有的游客也加入进去,成了雪乡美景的一部分。在零下28℃的雪乡,我置身其中,丝毫不觉得寒冷。

哈尔滨有名的中央大街上,欧式建筑雄伟典雅;索菲亚教堂的艺术建筑和他的钟声,广场上与人互动自由飞翔的鸽子,还有哈尔滨人的浪漫,使人置身于一种奇特的境界;防洪纪念塔

耸立在中央大街的尽头松花江畔,诉说着哈尔滨人民在1957年取得抗洪胜利的事迹。

我们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,专程去了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,参观了民俗馆,进到朝鲜族民居里,盘腿坐在朝鲜族大炕上,饶有兴趣地听主人讲他们的民族生活。我在那里还举锤体验了打年糕。

在东北的几天,我们住过豪华的宾馆,也住过普通的民宿。既吃了东北铁锅炖,也尝过韩式木炭烤肉,还在寒冷中吃味道独特的东北冻梨、冻柿子、冰淇淋。我虽然曾在东北的部队生活过,但与老百姓接触并不多。这一次,我真正感受到了东北人的热诚。除了司机的用心,还有餐馆服务员的热情。在一次晚餐时,因客人较多,要等空桌。服务员知道我们来自南方,主动找了一个小桌,让我们在暖暖的屋里坐下。点菜过程中,服务员主动叫我们不要再加了,想尽办法把我们安排进暖烘烘的包厢。在享受铁锅炖时,店里穿着花棉袄的艺人表演起了二人转,我妻子还上去舞了几下呢。边吃边看,我们也融进了东北人的热情之中。

此次东北之旅,欢乐难忘。

一

我了解舍予,始于民盟书画会的活动。程君在正衡中学读书时,有幸拜地方名士施啸岑、庄怡亭先生为师,奠定了学、才、识、德于一体的国学根基,之后,舍予休学,读书、习字、绘画成了打发时间的首选。他选择的书目一定要与向学和生话相关。一日,舍予读南宋叶绍翁“萧萧梧叶送寒声,江上秋风动客情,知有儿童挑促织,夜深篱落一灯明”,勾起无限思绪,立即从书架上翻出同类诗集,反复吟诵,不断拓宽视界,为人生活纳精神能量。读书日深,他迷上了国画,国画里的意境,是绘画的灵魂,让他摸索着去欣赏拥抱大自然。他同时练习书法,书法同样需要智慧、文化和思想积淀。他从名人诗词中汲取养料,习蝇头小楷,工工整整,一行接一行,一页连一页,其乐无穷。久而久之,读和写的苦练,提高了舍予的国画和书法水平。数十年来,舍予一刻不肯让手眼闲着,以笔为浆,以纸为舟,艺海扬帆成了日常的生活习惯。他存有自信,不盲目崇拜他人,也不随意鄙视任何人,他的心态修炼得出奇宁静平和。

常州一位老领导说过,“常州文化有地域特色,其核心是师傅带徒弟,徒弟带徒弟,一代传一代,一脉相承,盘根错节,无形中形成了常州文派”。风生云起,舍予也有了一帮高徒。研读古典诗词与绘画,以传统中华文化为根,辅以西洋视角。中国画的写意,即以心写情的雅洁、高尚、美丽、理想的境界,感化人的心灵。关于书法,他津津乐道:书法要有法,先有法,后破法,再立法。如于右任的标准草书。而高二适先生有法、破法,但不“建法”,他的法是“无法”,随性而发,自得气象,气贯古今,洋溢着高昂而势不可挡的人格力量。舍予行走在知识的海洋里,不一味强求技能的传授,他是明白人,知道知识的潜行在于创造,传承仅仅是一层纱。

二

民盟是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,常州民盟书画会是从属于盟市委的文

50年前,我在辽宁当兵,见过那里的冰和雪,经历过那里的寒冷。这次去东北有不一样的体会,现在的东北与那时不能同日而语。那时的东北,冰雪给他们带来的是寒冷,现在的东北,做冰雪大文章,给他们带来了旅游热。

一月下旬,在女儿女婿安排下,我们和亲家带着外孙女共七个人,去了东北的长白山,延边朝鲜族自治州,中国雪乡、冰雪画廊、亚布力滑雪场和哈尔滨市。

果然,东北冰雪游十分火热。各个景点人流拥挤,无论哪里,大巴小车停得满满当当,雪地里冰面上全是人,想着法子玩冰雪。游客大多是南方人,无论大人小孩都在冰雪中撒欢。我在哈尔滨与老战友交谈时,他说,今年冬天来哈尔滨旅游的人,真是前所未有的。我说,我们也来蹭热度了,你说人会不多吗。

那天晚上,当我们乘坐的飞机在长春机场降落后,就感受到了东北人的热情。专程从哈尔滨开到长春来接我们的小伙子司机,怕我们南方人冻着,把汽车预热好,帮我们搬行李,为我们介绍旅游行程,帮我们办理入住手续。